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三十三

蔣濟

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建安中仕郡計吏，州別駕，拜丹陽太守，尋爲揚州別駕。免。曹公爲丞相，辟爲主簿，徙西曹屬。文帝即王位，轉相國長史。及受禪，出爲東中郎將，進散騎常侍。後復爲東中郎將，徵拜尚書。明帝時，封關內侯，遷中護軍，又遷護軍將軍。齊王即位，徙領軍將軍，進封昌陵亭侯，遷太尉。曹爽誅，進封都鄉侯。卒，謚曰景侯。有《萬機論》十卷。

爲畢軌擊鮮卑失利表

畢軌前失，既往不咎，但恐是後難可以再。凡人材有長短，不可強成。軌文雅志意，自爲美器。今失幷州，換置他州，若入居顯職，不毀

其德于國事實善此安危之要唯聖恩察之魏志曹爽傳注引魏略

論曹休帥軍向皖表

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魏志蔣濟傳注

軍至皖吳出兵安陸又上疏

今賊示形于西必欲幷兵圖東宜急詔諸軍往救之魏志蔣濟傳

諫專任中書監令疏

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者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于大臣願無忘于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于大臣至于便辟取舍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

干事、卽亦迴附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眾語私招所交、爲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于理、而物有未周于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己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于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

魏志蔣濟傳、又通典二十一、

諫遣田豫王雄攻遼東

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制、是驅使爲賊、

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貍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考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爲富儻不如意是爲結怨失信也魏志明帝紀注引司馬彪戰略太和六年遣田豫王雄攻遼東濟諫帝不聽

諫外勤征役內務宮室疏

陛下方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有十二州至于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宮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務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攰之民儻有水旱百萬之衆不爲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句踐養胎㠯待用昭王恤病㠯雪仇故能㠯弱燕服彊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不攻不滅不事卽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㠯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㠯爲無難矣又欲娛之

耽宦于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願大簡賢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 魏志蔣濟傳

日蝕詔羣臣問得失上疏 正始八年二月

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于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荅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爲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于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 漢志蔣濟傳又宋書五行志五

詆曹爽辭封邑疏

臣忝寵上司而爽敢包藏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獨斷之策陛下明其忠節罪人伏誅社稷之福也夫封寵慶賞必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

等司民所具瞻誠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魏志蔣濟傳

奏太學規條

大學堂上官爲置鼓禮曰入學鼓篋遜其業也凡學受業當皆須十五已上公卿大夫子弟在學者已年齒長幼相次不得已父兄位也學者不恭肅慢師酗酒好訟罰飲水二升御覽五百三十四引魏名臣奏

奏會喪不宜去冠

會喪不宜去冠奏事者上言前會故鎮軍朱鑠喪自卿已下皆去冠已布巾帕領使者侍中散騎則不皆非舊法夫冠成德之表于服爲尊唯君親之喪小斂之前與服罪之人去冠其餘禮儀雖齋縗之痛有變無廢今爲弔去冠甚違禮意通典八十一又八十三

奏請封禪

夫帝王大禮巡狩爲先昭祖揚禰封禪爲首是已自古革命受符

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故司馬相如謂有文以來七十二君或順所繇于前謹遺迹于後太史公曰主上有聖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懿德不刊梁山之石無以顯帝王之功布生民不朽之觀也語曰當君而歎堯舜之美譬猶人子對厥所生而譽他人之父今大魏振前王之弊亂拯流遁之艱危接千載之衰緒繼百世之廢業始自武文至于聖躬所以參成天地之道綱維人神之化上天報應嘉瑞顯祥以比往古其優衍豐隆無所取喻至于歷世迄今未發大禮雖志在埽盪殘盜蕩滌餘穢未遑斯事若爾三苗堀彊于江海大舜當廢東巡之儀徐夷跳梁于淮泗周成當止岱嶽之禮也且昔歲破吳虜于江漢今茲屠蜀賊于隴右其震蕩內潰在不復淹就當探其窟穴無累于封禪之事也此儀久廢非倉卒所定宜下公卿廣纂其禮卜年考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軍旅不勝大願冒死

已聞。晉書禮志下 宋書禮志三

合肥移城議 青龍元年

既示天下已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于此。

劫剌無限。必已淮北爲守。魏志滿寵傳

郊議

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魏志蔣濟傳注 案直稱曹騰當是裴所追改

魏非舜後而橫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爲繆妄。魏志蔣濟傳

遺衛臻書

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

必守文試而後用。魏志衛臻傳

難鄭玄注祭法

鄭玄注祭法云。有虞已上尙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下。稍

用其姓氏。濟曰。夫虬龍神于獺。獺自祭其先。不祭虬龍也。騏驎自

虎仁于豺獺，自祭其先，不祭貙虎也。如玄之說，有虞已上豺獺之
不若邪。魏志蔣濟傳注

答何晏夏侯玄叔嫂服難

記云，小功無位，是委巷之禮也。子思哭嫂有位，蓋亦謂知禮制禮
者小功當有位也。然則嫂叔服文，既見于經，而明之可謂微而著，
婉而成章也。通典九十二

三州論 黃初五年車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不從。

淮湖紆遠，水陸異路。水經淮水注

蔣子萬機論

謹案隋志雜家，蔣子萬機論八卷，蔣濟撰。舊唐志同。新唐志作
十卷。直齋書錄解題作二卷，稱館閣書目十卷五十五篇，今惟
十五篇，非完書也。至明而二卷本亦亡。焦竑國史經籍志以八
卷入儒家，以二卷入雜家，虛列書名，又誤分為兩種，不足據。今

從羣書治要寫出三篇益以各書所徵引定著一卷嘉慶乙亥歲四月朔

政略

夫君臣之治必須賢佐然後爲泰故君稱元首臣爲股肱譬之一體相須而行也是以陶唐欽明羲氏平秩有虞明目元愷敷敎皆此君唱臣和同亮天功故能天成地平咸熙于和穆盛德之治也夫隨俗樹化因世建業愼在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時移而不移違天之祥也民望而不因違人之咎也好善而不能擇人敗官之患也三者失則天人之事悖矣夫人乖則時逆時逆則天違天違而望國安未有也

刑論

患之巨者狡猾之獄焉狡黠之民不事家事煩貨鄉黨以見厭賤因反忿恨看國家忌諱造誹謗崇飾戲言以成醜語被以叛逆告

自長吏或內利疾惡盡節之名外自為功遂使無罪并門滅族父子孩耄肝腦塗地豈不劇哉求媚之臣側人取舍雖孫子吳君孤已悅主而不憚也況因捕叛之時無悅親之民必獲盡節之稱乎夫妄造誹謗虛書叛逆殺黠之民也而非忠者知而族之此國之大殘不可不察也

用奇

或曰官人用士累功積效以相敘明主之法忠臣之節盡矣若拔奇求異超等踰第非臣之事也應之曰頗當憂世無奇人傑有又不能識耳明法忠節未必已盡也自昔五帝之冠固有黜陟之誤矣復勤揚側陋有致誠之誥矣復力索巖穴西伯有呈效之誓矣復旁求魚釣小白有督課之法矣復遐求囚俘漢祖有賞爵之約矣復急追亡信若脩敘為明法拔奇為非事是兩帝三君非聖哲而鮑蕭非忠吏也然則致功案籍守成之法也拔奇取異定

社稷之事也。當多事之世，而論無事之法，處用奇之時，而必效一官之智，此所以上古多無嚴之國也。是以高世之主，成功之臣，張法以御常人，厚禮以延奇逸，求之若不及，索之若骨肉，故能消災除難，君臣同烈也。曩使五主二臣，牽于有司，束于脩常，不念疇諮，則唐民康哉之歌不作，殷無高宗之號，周無虘商雅頌之美，齊無九合功，漢殲于京索而不帝矣。故明君良臣，垂意于奇異，誠欲濟其事也。使奇異塡于溝壑，有國者將不與其治矣。

漢元帝為太子時，諫持法太深，求用儒生，宣帝作色怒之，云俗儒不達，不足任，亂吾家者太子也。據如斯言，漢之中滅，職由宣帝，非太子也。乃知班固步驟盛衰，發明是非之理，弗逮古史遠矣。昔秦穆公近納英儒，招致智辯，知富國強兵，至于始皇，乘歷世餘當有業字或咸字滅吞六國，建帝號而坑儒任刑，疏扶蘇之諫，外蒙恬之直，受胡亥之虐，信趙高之訣，身沒三歲，秦無噍類矣。前史書二世之禍

始皇所起也。夫漢祖初以三章結黔首之心，竝任儒辯以并諸侯。然後罔漏吞舟之魚，烝民樸謹，天下大治。宣帝受六世之洪業，繼武昭之成法，四夷怖征伐之威，生民厭兵革之苦，海內歸勢，適當安樂時也。而以峻法繩下，賤儒貴刑名，是時名則（舊校云名則二字佀衍）石顯弘恭之徒，便辟危嶮，杜塞公論，專制于事，使其君負無窮之謗也。如此，誰果亂宣帝家哉。向使宣帝豫料柱石之士、骨鯁之臣，屬之社稷，不令宦豎秉持天機，豈近于元世棟橈榱崩，三十年間，漢為新家哉。推計之，始皇任刑，禍近及身；宣帝好刑，短喪天下，不同于秦，禍少者耳。

（已下篇名缺）

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難曰：子昭拔（御覽作發）自賈豎，年至耳順，退能守靜，進不苟競。濟答曰：子昭誠自幼至長，容貌完潔，然觀其插齒牙，樹頰胲，吐脣吻，自非文休之敵也。（三國

志龐統傳注世說品藻篇注御覽三百六十七

許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而子將貶之若實不貴之是不明也誠令知之蓋善人也三國志許靖傳評注

許文休東渡江乃在障氣之南文選廣絕交論注

張翔字元鳳三國志許靖傳評注

黃帝威四裔北堂書鈔十三據御覽疑當作四道

黃帝之初養性養民不好戰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稱號交共謀之邊城日驚介胄不釋黃帝歎曰君危于上民安疑有誤于下主失于國其臣再嫁厥疾之由非養寇邪今取疑作處民萌之上而四道亢衡遞震于師于是遂疑有脫師營與已滅四帝向令黃帝若不龍驤虎變而與俗同道則其民臣亦嫁于四帝矣御覽七十九

夫虎之為獸水牛之為畜殆其兵矣夫虎爪牙既鋒膽力無伍至于即豕也卑俯而下之必有扼喉之獲夫水牛不便進角又喬竦

然處邪之野，朋游屯行，部隊相伍，及其寢宿，因陣反禦，若見哯此字未見疑有誤虎抵角牛，希見害矣。若用兵恃強，必鑒于虎；居弱，必誡水牛。可謂攻取居城，當有誤而守必能全者也。御覽二百七十一

夫兵者，變化之物，而遷移倚伏之事也。或守法而得用，故知兵者性知者也。用兵者，性能用之也。北堂書鈔一百十三

知兵之將，國之衡，北堂書鈔作行主民之司命，古者重之。已下書鈔未載後世無遴焉。呂望雖智，孫武雖驍，樂毅雖賢，白起雖武，齊之天齊，朽骨吳之廩駭，消骼燕之田單，傷肉，豈可餔其糟粕，復得生而使之哉？固當出我民之最，擇其智勇之長者，用其修，略其短也。北堂書鈔一百十五 御覽二百七十三

雖有百萬之師，臨時受敵，在將也。長短經將體 御覽二百七十三

秦穆公伐晉，及河，將軍勞之，醪唯一鍾。蹇叔乃曰：一極可以投河而釀也。穆公乃一醪投河，三軍者，下缺。陳本作皆取飲之北堂書鈔一百十五

士有一飧而倒戟義所驅也御覽三百五十三

魚麗鵝鸛之陣金鼓鼓節數進退之事什伯所職也北堂書鈔未改本一百十七

夫土地者百姓之所蹈也殊無兩形之政矣而談者强爲之異體也云地者都大之名土者細屬之號乃國語一句之言及龜旁之說有地數五五謂地爲明壤彼而是之據合共觀焉何者謂土哉天下州國盡有有地無土有土無地之處乎北堂書鈔未改本一百五十七

莊周婦死而歌夫通性命者已卑及尊死生不悼周不可論也夫象見死皮無遠近必泣周何忍哉初學記二十九　御覽八百九十

禮記嫂叔無服謂據小功章娣姒婦三字嫂叔之文也古者有省文互體言弟及兄并嫂矣娣姒者兄弟之妻相名也蓋云夫之昆弟昆弟之妻相與皆小功者通典九十二

項羽若聽范增之前筴則平步取天下也御覽八十七

按御覽主作王求作來吳作吾士作王

語曰兩目不相為視昔吳有二人共評主者一人曰好一人曰醜久之不決二人各曰爾可求入吳目中則好醜分矣士有定形二人察之有得失非苟相反眼睛異耳御覽三百六十六

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神武之王亦須佐輔御覽四百一

太史遷云顏回雖篤行不遇仲尼不能彰其名也故五尺之童德擬大聖使在他門未或及此也夫甘羅少回六歲獲河東五城萬乘亦迎而佩印雖所弘非道義然當秦之時縱詐讓之風也使羅在孔門治巳之訓亦可聞一知十乎曰未必也昔齊欲伐魯回求說陳常而孔子不許遂使子貢子貢一出破齊彊晉亡吳霸越存魯也夫顏子與賜程智比才相校百十至于此事而巳不使也御覽四百四十七

諺曰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言其少也御覽四百九十六又六百八

猛虎不處卑勢勁鷹一作鷙鳥不立垂枝御覽四百九十六又八百九十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三十三終

全三國文卷三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三十四

劉廙

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曹公辟爲丞相掾，轉五官將文學，魏國建，遷黃門侍郎，坐弟偉爲魏諷所引，當誅，免徙署丞相倉曹屬，文帝即王位，進侍中，賜爵關內侯，黃初二年卒，有政論五卷，集二卷。

論治道表

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凋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匱使之然耳，況于長吏已下，羣職小任，能皆簡練備

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姦巧既于其事不省而爲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于己而苟且之可免于患皆將不念盡心于卹民而夢想于聲譽此非所以爲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爲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爲佳者奉法也憂公也卹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于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爲美闕而從人于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于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爲長吏皆宜使小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爲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修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妄毀可得而盡魏志

劉廙傳注
引廙別傳

上疏諫曹公親征蜀建安二十年

聖人不以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能成功于千載者，必以近察遠，智周于獨斷者，不恥于下問，亦欲博采必盡于衆也。且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于韋弦。昔樂毅能用弱燕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即墨者，夫自爲計者雖弱必固，欲自潰者雖彊必敗也。自殿下起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彊無不服。今以海內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于吳，劉備不賓于蜀。夫夷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袁紹之業，然本初以亡，而二寇未捷，非闇弱于今，而智武于昔也，斯自爲計者與欲自潰者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修德，然後服之。秦爲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斃于外，而不卹民于內也。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

木土崩之勢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于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下可高枕于廣廈潛思于治國廣農桑事從節約修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魏志劉廙傳

上疏謝徙署丞相倉曹屬

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燋爛起煙于寒灰之上生華于已枯之木物不答施于天地子不謝生于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魏志劉廙傳

上言符識

侍中劉廙辛毗劉曄尚書令桓階尚書陳矯陳羣給事黃門侍郎王毖董遇等言臣伏讀左中郎將李伏上事攷圖緯之言以效神明之應稽之古代未有不然者也故堯稱厤數在躬璇璣以明天

道周武未戰而赤烏銜書漢祖未兆而神母告符孝宣仄微字成木葉光武布衣名已勒讖是天之所命以著聖哲非有言語之聲芬芳之臭可得而知也徒縣象以示人微物以效意耳自漢德之衰漸染數世桓靈之末皇極不建暨于大亂二十餘年天之不泯誕生明聖以濟其難是以符讖先著以彰至德殿下踐阼未朞而靈象變于上羣瑞應于下四方不羈之民歸心向義唯懼在後雖典籍所傳未若今之盛也臣妾遠近莫不鳧藻 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奏議治受禪壇場

漢氏遵唐堯公天下之議陛下以聖德膺厤數之運天人同忻靡不得所宜順靈符速踐皇阼問太史丞許芝今月十七日己未宜成可受禪命輒治壇場之處所當施行別奏 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奏具章拒禪

伏惟陛下以大聖之純懿當天命之厤數觀天象則符瑞著明攷

圖籍則文義煥炳祭人事則四海齊心稽前代則異世同歸而固拒禪命未踐尊位聖意懇惻臣等敢不奉詔輒具章遣使者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奏請受禪

臣等聞聖帝不違時明主不逆人故易稱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伏惟陛下體有虞之上聖承土德之行運當亢陽明夷之會應漢氏祚終之數合契皇極同符兩儀是以聖瑞表徵天下同應歷運去就深切著明論之天命無所與議比之時宜無所與爭故受命之期時清日晏曜靈施光休氣雲蒸是乃天道悅懌民心欣戴而仍見閉拒于禮何居且羣生不可一日無主神器不可以斯須無統故臣有違君以成業下有矯上以立事臣等敢不重以死請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謝劉廙牋

攸紉過表分遇榮授之顯，未有管狐桓文之烈，孤德隕命，精誠不遂，兄望之見禮在昔，既無堂構昭前之績，中規不密，用墜禍辟，斯乃明神弗祐，天降之災，悔吝之負，哀號靡及，廙之愚淺，言行多違，懼有浸潤三至之間，攸紉之愛已衰，望之之責猶存，必傷天慈既往之分，門戶殄滅，取笑明哲，是用迸竄，永涉川路，即日到廬江尋陽，昔鍾儀有南音之操，椒舉有班荊之思，雖遠猶邇，敢忘前施。魏志劉廙傳注引廙別傳

答太子命通草書書

初吕尊卑有踰禮之常分也，是吕貪守區區之節，不敢修草，必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彼之高，而惇白屋，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輕于燕，九九不忽于齊，樂毅自至，霸業吕隆，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愚不敏，何敢吕辭。魏志劉廙傳

答丁儀刑禮書

崇飾侈言欲其往來 文選左思三都賦序注

難丁廙

夫以禮與刑以經理人情也 北堂書鈔四十三

戒弟偉

夫交友之美在于得賢不可不詳而世之交者不審擇人務合黨衆違先聖人交友之義此非厚己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修德行而專以鳩合為務華而不實此直攪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 魏志劉廙傳注引廙別傳

政論

謹案隋志法家梁有政論五卷魏侍中劉廙撰亡舊新唐志著于錄至宋復亡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三國志有傳稱廙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于世今所見僅羣書治要載有八篇題為劉廙別傳而目錄作政論據裴松之所引別傳似

與政論合爲一書則目錄作政論者是也各書都未引見治要有此猶復可貴因錄出以廣其傳嘉慶乙亥歲

備政

夫爲政者譬猶工匠之造屋也廣廈既成衆梲不安則梁棟爲之斷折一物不備則千柱爲之並廢善爲屋者知深梲之不可以不安故棟梁常存知一物之不可以不備故衆榱與之共成也善爲政者知一事之不可闕也故無物而不備知一是之不可失也故衆非與之共得其不然者輕一事之爲小忽而闕焉不知衆物與之共多也觀一非之爲小也輕而蹈焉不知衆是與之共失也夫政之相須猶輗軏之在車無輗軏猶可以小進也謂之歷遠而不顛躓者未之有也夫爲政者輕一失而不矜之猶乘無轄之車安其少進而不覩其顛躓之患也夫車之患近故無不覩焉國之患遠故無不忽焉知其體者夕惕若厲慎其微矣夫爲政者莫善于

清其吏也故選託于由吏而又威之以篤罰欲其貪之必懲令之必從也而姦益多巧彌大何也知清之爲清而不知所以清之故免而無恥也日欲其清而薄其祿祿薄所以不得成其清夫飢寒切于肌膚困人情之所難也其甚又將使其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矣貧則仁義之事狹而怨望之心篤從政者捐私門而委身于公朝榮不足以光室族祿不足以代其身骨肉飢寒離怨于內朋友離叛寢疑作棄　捐于外虧仁孝損名譽能守之而不易者蓋無一也不能原其所以然又將佐其室族之不和合門之不登也疑其名必將忘其實因而下之不移之士雖苦身于內冒謗于外捐私門之患畢死力于國然猶未獲見信之哀不免黜放之罪故守清者死于溝壑而猶有遺謗于世也爲之至難其罰至重誰能爲之哉人知守清之必困于終也選清而又懈卒罰之及其身也故不爲昭昭之行而咸思闇昧之利姦巧機于

內而虛名施于外人主貴其虛名而不知賤其所㠯爲名也虛名彰于世姦實隱于身人主眩其虛必有㠯闇其實矣故因而貴之敬而用之此所謂惡貪而罰于由夷好淸而賞于盜跖也名實相違好惡相錯此欲淸而不知重其祿之故也不知重其祿非徒失于淸也又將使淸分于私而知周于欺推此一失㠯至于欺苟欺之行何事而不亂哉故知淸而不知所㠯重其祿者則欺而濁知重其祿而不知所㠯少其吏者則竭而不足知少其吏而不知所㠯盡其力者則事繁而職闕凡此數事相須而成偏廢則有者不爲用矣其餘放欺無事而不若此者也不可得一二而載之耳故明君必須良佐而後致治非良佐能獨治也必須善法有㠯用之夫君猶醫也臣猶鍼也法陰陽補瀉也鍼非人不入人非鍼不徹于病二者旣備而不知陰陽補瀉則無益于疾也又況逆失之哉今用鍼而不存于善術使所鍼必死夫然也欲其疾之療亦遠猶

矣字良醫急于速瘳而不恃鍼人之無恙也明君急于治平而不恃亡失之不便亡也

正名

夫名不正則其事錯矣物無制則其用淫矣錯則無以知其實淫則無以禁其非故王者必正名以督其實制物以息其非名其何以正之哉曰行不美則名不得稱稱必實所以然效其所以成故實無不稱于名名無不當于實也曰物又何以制之哉曰物可以養生而不可廢之于民者富之備之無益于養生而可以蠹于世者則隨尊卑而爲之制使不爲此官不得服此服不得備此飾故其物甚可欲民不得服雖捐之曠野而民不致取也雖簡于禁而民皆無欲也是以民一于業本務而末息有益之物阜而賤無益之貨省而貴矣所謂貴者民貴顧（疑當作願貴）之也匪謂貴賈于市也故其政惠其民潔其法易其業大昔人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其此之謂與。

愼愛

夫人主莫不愛愛己。而莫知愛己者之不足愛也。故惑小臣之佞而不能廢也。忘違己之益己而不能用也。夫犬之爲猛也。莫不愛其主矣。見其主則騰踊而不能自禁。此歡愛之甚也。有非則鳴吠而不遑于夙夜。此自效之至也。昔宋人有沽酒者。酒酸而不售。何也。以其有猛犬之故也。夫犬知愛其主。而不能爲其主慮酒酸之患者（者當作而家長短經是非篇患者下有智不足也四字不引劉廙政論）不嗌也。夫小臣之欲忠其主也。知愛之而不能去其嫉妬之心。又安能敬有道爲己願稷契之佐哉。此養犬以求不貧。愛小臣以要良賢也。悲夫。爲國者之不可不察也。

審愛

爲人君者。莫不利小人以廣其視聽。謂視聽之可以益于己也。今

彼有惡而已不見無善而已愛之者何也智不周其惡而義不能割其情也已不能割情于所愛慮不能覩其得失之機彼亦能見己成敗于所闇割私情吕事其上哉其勢適足吕厚姦人之資此朋黨者之所吕日固獨善之所吕孤弄（舊校云弄疑棄）也故視聽日多而闇蔽日甚豈不謬哉

欲失

夫人君莫不願衆心之一于己也而疾姦黨之比于人也欲得之而不知所吕得之故欲之益甚而不可得亦甚疾之益力而爲之者亦益勤矣何也彼將恐其黨也任之而不知所吕信之朝任其身夕訪于惡惡無毀賞善無賞分事無大小訪而後知彼衆之不必同于道也又知訪之不能于己也雖至誠至忠俾曾參吕事其親借龍逢吕貫其忠猶將屈于私交況世俗之庸臣哉故爲君而欲使其臣之無黨者得其人也得其人而使必盡節于國者信之

于己也。

疑賢

自古人君莫不願得忠賢而用之也。既得之。莫不訪之于衆人也。忠于君者。豈能必利于人。苟無利于人。又何能保譽于人哉。故常願之于心。而常先之于人也。非願之之不篤而失之也。所以定之之術非也。故爲忠者獲小賞。而大乖違于人。恃人君之獨知之耳。而獲訪之于人。此爲忠者福無幾。而禍不測于身也。得于君不過斯須之歡。失于君而終身之故。患苟賞名而實窮于罰也。是以忠者逝而遂。智者慮而不爲。爲忠者不利。則其爲不忠者利矣。凡利之所在。人無不欲。人無不欲。故無不爲不忠矣。爲君者以一人而獨處于衆姦之上。雖至明而猶困于見聞。又況庸君之能覩之哉。庸人知忠之無益于己。而私名之可以得于人。得于人可以重于君也。故篤私交。薄公義。爲己者殖而長之。爲國者抑而割之。是以

誼實之人黜于國，阿欲之人盈于朝矣。由是田季之恩隆，而齊魯之政衰也。雖成舊校云成恐戚之市朝，示之刀鋸，私欲益盛，齊魯日困，何也？誠戚之以言，而賞之以實也。好惡相錯，政令日乖。昔人曰：爲君難，不其然哉。

任臣

人君所以尊敬人臣者，以其知任人臣委所信而保治于己也。是以其聽察其明昭，身日高而視日下，事日遠而聽日近，業至難而身至易，功至多而勤至少也。若多疑而自任也，則其臣不思其所以爲國，而思其所以得于君，深其計而淺其事，以求其指撝。人主淺之，則不陷于之難。當作則不□而□不陷于難 人主深之，則進而順之，以取其心。所闕者，忠于國而難朋于君者也；所修者，不必忠于國而易行于時者也。因其所貴者貴之，故能同其貴；因其所賤者賤之，故能殊于賤。其所犢者不必賢，所賤者不必愚也。家懷因循之術，人

爲悦心易見之行夫美大者深而難明利長者不可以倉卒形也故難明長利之事廢于世（有脫文案下阿文作阿欲）易見之行塞于側爲非不知過知困不知其乏此爲天下共一人之智以一人而獨治于四海之内也其業大其智寡豈不蔽哉以一蔽主而臨不量之阿欲能不惑其功者未之有也苟惑之則人得其志矣人得其志則君之志失矣君勞臣逸上下易所是一君爲臣而萬臣爲君也以一臣而事萬君鮮不用矣有不（舊校云不字恐衍）用人之名而終爲人所用也是以明主慎之不貴知所用于己而貴知所用于人能用人故人無不爲己用也昔舜恭己正南面而已天下不多皋陶稷契之數而貴聖舜獨治之功故曰爲之者不必名其功獲其業者不必勤其身也其舜之謂與

下視

夫自足者不足自明者不明日月至光至大而有所不遍者以其

高于衆之上也燈燭至微至小而無不可之者以其明之下能照日月之所蔽也聖人能覩往知來不下堂而知四方蕭牆之表有所不喻焉誠無所以知之也夫有所以知之無遠而不覩無所以知之雖近不如童昏之履之也人豈踰于日月而皆賢于聖哉故高于人之上者必有以應于人其察之也視下視下者見之詳矣人君誠能知所不知不遺燈燭童昏之見故無不可知而不知也何幽冥之不盡況人情之足蔽哉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三十四終

全三國文卷三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三十五

傅巽

巽字公悌，北地泥陽人。建安中為東曹掾，呂說劉琮降，封關內侯。黃初中為侍中，遷尚書。有集二卷。

槐樹賦

葉葉扶疏，參林蕭蔘，松蘿寄生，縣連標末，延袤千畝，蓊鬱晻藹。藝文類聚八十八、初學記二十八

蚊賦

水與草其漸茹，育茲蠥而蚊嗚，咮銳于秋毫，刺鋸利于芒錐，無胎卵而化孕生，博物翼，而能飛，肇孟夏已明起，迄季秋而不衰，衆繁熾而無數，動羣聲而成雷，肆慘毒于有生，迺飧膚體已療飢，妨農

功于南畝。廢女工于杼機。藝文類聚九十七

七誨

孟冬香秔。上秋膏粱。彫胡菰子。丹貝東牆。濡潤細滑。流澤芬芳。書鈔一百四十二一百四十四初學記二十六御覽八百五十

乃有河蘇僕鮎。一作河鮢渼鮒龍淵一作梁淵巨鯉。口口口口口。分皮截理。書鈔一百四十二一百四十五

豹胎熊臑。肥濡膴沐。飛鴞伏鴿。鶵雙雞合熟。書鈔一百四十二

爾乃選巢殊方。魚有備物。蒲陶宛柰。齊柍燕栗。恆陽黃梨。巫山朱橘。同上

白醴九成。玄酎清醇。口華口蟻。芍藥含辛。書鈔一百四十八

奢儉論

豐狐丹赤色。鵩身翡翠。孔雀亦以斯文。御覽九百二十四

筆銘

昔在上古結繩而誓降及後載易曰書契書契之興興自頡皇羲肇建一體浸遂繁昌彌綸羣事通遠達幽垂訓紀典匪筆靡脩實爲心畫威否斯由厥美弘大圖類解傳德與之著惟道是揚苟渥其違禍亦無方藝文類聚五十八

傅嘏

嘏字蘭石一字昭先見御覽三百八十五引嘏別傳巽弟充之子陳羣辟爲司空掾正始中除尚書郎遷黃門侍郎免尋拜滎陽太守不行太傅司馬懿吕爲從事中郎遷河南尹拜尚書嘉平末賜爵關內侯高貴鄉公時進爵武鄉亭侯守尚書僕射封陽鄉侯卒贈太常諡曰元侯

對詔訪征吳三計

嘉平四年四月孫權死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毌丘儉等表請征吳朝廷吕三征計異詔訪尚書傅嘏嘏對曰

昔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蘇之禍；齊閔辟土兼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有始不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兼平荊州之後，志盈欲滿，罪戮忠良，誅及胤嗣，元凶已極。相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于諸葛恪。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患，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于深江之表矣。昶等或欲汎舟徑渡，橫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糧于寇；或欲四道並進，臨之以武，誘間攜貳，待其崩壞；或欲進軍大佃，逼其項領，積穀觀釁，相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也。然施之當機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已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守，若撰飾舟楫，羅船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攻，橫行之計，殆難必施。賊之為寇，幾六十年，君臣偽立，吉凶同患，若恪蠲其弊，天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今邊壤之守，與

賊相遠賊設羅落又特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此爲希幸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知澄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耕塉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于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逼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僞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然後盛衆厲兵以震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間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獘可坐筭而得也昔漢氏歷

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早朝晏罷，介冑之將則陳征伐，搢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險，獨步虜庭，即亦向時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于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萬一不必全之路，誠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逼之計最長。魏志傅嘏傳注引司馬彪戰略，又本傳亦載此對，有刪節

請立貴嬪爲皇后表

有虞始德嬀汭，夏后創業，啟作塗山，咸以椒哲，垂之曲頌。伏惟貴嬪誕秀令族，稟貞高冑，應昭明之量，兼聖善之行，金璽未授，而玉瑞先顯，表饗天休，昭隆后祉，貞侔先典，告諭往訓，而猶潛光未即皇統，進退二儀，烱烱之德，退幽懸象，旅曜之儀，久佚行所

以竦佇陛下欽若天秩祇饗帝祉夙崇盛禮俾君臨國則六合承風天下幸甚 藝文類聚卷十五

諸葛恪揚聲欲向青徐議 嘉平五年正月

淮海非賊輕行之路又昔孫權遣兵入海漂浪沉溺略無子遺恪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徼乾沒乎恪不過遣偏率小將素習水軍者乘海泝淮示動青徐恪自并兵來向淮南耳 魏志傅嘏傳

難劉劭考課法論

蓋聞帝制宏深聖道奧遠苟非其才則道不虛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略虧頹而曠載罔綴微言既沒六籍浸玩何則道弘致遠而衆才莫晞也案劭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闕亡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筦齊六職土有恆貢官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度之流靡所修

采自建安以來至于青龍神武撥亂肇基皇祚埽除凶逆芟夷遺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權法並用百官羣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務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末程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于州閭講道于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修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于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簿伐則德行未爲叙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述綜王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魏志傅嘏傳

皇初頌

尋盛德㠯降應。著顯符于方璘。積嘉祚㠯待期。儲鴻施于眞人。昔九代之革命。咸受天之休祚。匪至德其焉昭。匪至仁其焉章。懿大魏之聖后。固上天之所興。應靈運㠯承統。排閶闔曰龍升。據皇象㠯闡化。順帝則㠯播音。遵陽春㠯行施。揆四時㠯立信。運聰明㠯舉善。宣柔惠㠯養人。於赫我后。邁德如神。化不朞月。令不浹辰。于是天地休豫。靈祇歡欣。嘉瑞雲集。四靈允臻。甘露霄零于宮庭。醴泉冬涌于中原。白雉素鳥。丹芝朱魚。鱗集羣萃。不可勝書。信應天之美瑞。受命之靈符也。然後覽公卿之讜議。詢百僚之典謨。天子乃登彤墀。藏羽蓋。佩玉鏘鏘。鑾聲噦噦。拜上皇。告受位。兆休祚。導神氣。于是建皇初之上元。發齋盟之明詔。眚災肆赦。蕩滌瑕穢。崇設九賓。溥延公卿。嘉肴千品。俎豆充庭。金石具懸。鐘鼓畢作。歌九功。舞八佾。鴻澤普。皇恩洽。民欲得。神望塞。藝文類聚十

沐並

竝字德信河間人建安中署丞相軍謀掾魏受禪除成皋令正始中爲三府長史出爲濟陰太守召還拜議郎嘉平中卒官

豫作終制戒子儉葬

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則爲君子不務者終爲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而貧賤者譏于固陋于是養生送死苟竊非禮由斯觀之陽虎璵璠甚于暴骨桓魋石椁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之大義也未是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爲一區萬物爲芻狗該覽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于道矣夫道之爲物惟恍惟忽壽爲欺魄天爲鳧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甘夢太極奚以棺槨爲牢衣裳爲纏尸繫地下長幽桎梏豈不哀哉昔莊周闔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葬貴不久容耳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

徒乃有含珠鱗柙，玉牀象衽，殺人以徇壙穴之內，錮以紵絮，藉以蜃灰，千載僵燥，託類神仙。于是大教陵遲，競于厚葬。謂莊子為放蕩，以王孫為戮屍，豈復識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貍之胔乎哉。吾以材質滓濁，汙于清流，昔忝國恩，歷試宰守，所在無效，代匠傷指，狼跋首尾，無以雪恥，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今年過耳順，奄忽無常，苟得獲沒，即以吾身襲于王孫矣。上冀以贖市朝之逋罪，下以親道化之靈祖，顧爾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私稱從令，未必為孝，而犯魏顆聽治之賢，爾為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有知，吾將屍視。魏志常林傳注引魏略清介傳

又戒

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魏志常林傳注引魏略清介傳

又敕

豫掘埳，戒氣絕，令二人舉屍即埳，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弔

祭之賓、無設搏治粟米之費。魏志常林傳注引魏略淸介傳

盧毓

毓字子家、涿郡涿人、中郎將植子、崔琰舉爲冀州主簿、後爲丞相法曹議令史、轉西曹、魏國建、爲吏部郎、文帝受禪、徙黃門侍郎、出爲濟陰相、梁譙二郡太守、左遷睢陽典農校尉、尋遷安平廣平太守、明帝時、入爲侍中、遷吏部尚書、齊王即位、賜爵關內侯、徙僕射、遷廷尉、又遷光祿勳、行司隸校尉、復爲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封高樂亭侯、復爲僕射、加光祿大夫、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大梁鄉侯、加侍中、遷司空、封容城侯、甘露二年卒、謚曰成侯、

對詔論選舉

名不足㠯致異人、而可㠯得常士、常士畏敎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㠯識異人、又主者正㠯循名案常爲職、但當

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攷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眞僞混雜虛實相蒙魏志盧毓傳

奏祀天地樂舞

漢武有雲翹育命之舞不知其所從來舊以祀天地今可兼以雲翹祀圜丘以育命祀方澤也北堂書鈔一百七引魏名臣奏 案續漢祭祀志中注引繆襲議如此蓋盧據繆襲議爲之奏定也

奏忌月不設樂

烈祖明皇帝以今年正月棄離萬國禮忌日不樂甲乙之謂也烈祖明皇帝建丑之月棄天下臣妾之情于此正日有甚甲乙今若以建丑正朝四方會羣臣設盛樂不合于禮宋書禮志一

議祀厲殃事

具犧牲祭器如前後師出告郊之禮魏志文帝紀注引魏郊祀奏

駁大理奏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坐棄市

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巹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魏志盧毓傳

致禮張臶教

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此豈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魏志管寧傳

冀州論

冀州天下之上國也、尚書何平叔鄧玄茂、謂其土產無珍、人生質樸、上古以來無應仁賢之例、異於徐雍豫諸州也、盧釋以除黃帝已前、未可備聞、略言唐虞已來、冀州乃聖賢之淵藪、帝王之寶地、東

河曰上，西河曰，東南河曰，北易水已南，膏壤千里，天地之所會，陰陽之所交，所謂神州也。初學記八

常山為林，大陸為澤，漳滏蒲葦，雲母御席，魏郡好杏，常山好梨，房子好緜，河內好稻，真定好稷，中山好栗，地產不為無珍也。藝文類聚六十九八十七書鈔一百三十三御覽六十八七百九八百十九八百三十九八百四十又九百六十四九百六十八

河東大鹽。書鈔一百四十六

任嘏

嘏字昭先，樂安博昌人。建安中為臨菑侯庶子，入魏，遷黃門侍郎，歷東郡趙郡河東太守，有任子道論十卷。

道論

古之公也篤，今之公也薄，絕骨肉篤也。案此有脫句 今疏遠天下，睡絕骨肉，故親疏。北堂書鈔三十七

太王不私其身，不外其民，故曰百姓之身，猶吾身也。為夷狄之病，

棄國之富杖策而去民追慕之如水晉鈔三十七

夫賢人者至德以爲己心行道以爲己任處則不求私名仕則不求私寵不爲其身不阿其君積禮義于朝播仁風于野使天下之人翼翼焉向戴其君之尊欣欣焉歌舞其君之德初學記十七 御覽四百二

鳳爲羽族之美麟爲毛類之俊龜爲介蟲之長梗楠爲衆材之最是物之貴也初學記三十 御覽九百十五

日月爲天下眼目人不知德山川爲天下衣食人不知謝御覽三

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躁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御覽三百六十

道德之懷民如春陽之柔物也履淙水而不寒結木條而不折御覽四百三

以義事主不私其己以仁接人不私其欲火佚焚家家不罪己食過傷人人不罪食以其積之于仁義無私害也伊尹放太甲太甲

無怨心管仲黜伯氏伯氏無怨言以其積之于公正無私惡也。御覽四百二十九

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學則無以為智不勤教則無以為仁。御覽六百十三

丹淵之珠沈于黃泥。御覽八百三

善陣者徒衆整一如列宿之陳部伍周迴如山岳之盤是陣之體也。書鈔一百十七

樂詳

詳字文載河東人建安中署郡文學祭酒黃初中徵拜博士太和中加騎都尉正始中以年老罷歸至甘露二年上書理杜恕時年九十餘

外祖母服依周禮議

周禮王弔弁絰錫縗禮有損益今進賢冠練單衣通典八十一

忌月設樂議

正月旦受朔賀羣臣奏贄後五日乃大宴會作樂 宋書禮志一

陳矯

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建安中爲郡功曹司空曹公辟爲掾屬除相令征南長史彭城樂陵太守魏郡西部都尉入爲丞相長史復爲魏郡轉西曹屬拜尚書文帝受禪轉署吏部封高陵亭侯遷尚書令明帝即位進爵東鄉侯加侍中光祿大夫遷司徒景初元年卒謚曰貞侯

上言備蜀

往者賊亮綢繆窟穴猶有惕懼而頻歲三出鳴鼓邊垂由此言之賊未可忽 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引魏名臣奏尚書令陳矯僕射衛臻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三十五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三十六

衞臻

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曹公表爲丞相參軍，賜爵關內侯，文帝嗣王位，遷散騎常侍，及受禪，封安國亭侯，遷尚書，轉侍中吏部尚書，尋行中領軍，明帝卽位，封康鄉侯，轉右僕射，加侍中，尋爲征蜀將軍，加光祿大夫，遷司空，徙司徒，齊王時，進封長垣侯，卒贈太尉，謚曰敬侯。

止越職疏

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遲矣。魏志衞臻傳

奏拒蜀

宜遣奇兵入散關絕其糧道。魏志衛臻傳。諸葛亮寇天水臻奏

祀天樂用宮懸議

圜丘宜用大韶樂宜宮懸宗廟之樂宜用武始咸熙。通典一百四十七

答蔣濟太和四年

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于成康喻斷蛇于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魏志衛臻傳

李伏

伏獻帝末為左中郎將入魏未詳

禪代合符讖表

昔先王初建魏國在境外者聞之未審皆以為拜王武都李庶姜合羈旅漢中謂臣曰必為魏公未便王也定天下者魏公子桓神之所命當合符讖以應天人之位臣以合辭語鎮南將軍張魯魯

亦閒合如君所出合曰孔子玉版也天子歷數雖百世可知是後月餘有亡人來寫得冊文卒如合辭合長于內學關右知名魯雖有懷國之心沈溺異道變化不果瑕合之言後密與臣議策質國人不協或欲西通魯即怒曰寧爲魏公奴不爲劉備上客也言發惻痛誠有由然合先迎王師往歲病亡于鄴自臣在朝每爲所親宣說此意時未有宜弗敢顯言殿下即位初年禎祥衆瑞日月而至有命自天昭然著見然聖德洞達符表豫明實乾坤挺慶萬國作孚臣每慶賀欲言合驗事君盡禮人以爲諂況臣名行穢賤入朝日淺言爲罪尤自抑而已今洪澤被四表靈恩格天地海內翕習殊方歸服兆應並集以揚休命始終允臧臣不勝喜舞謹具表通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許芝

芝獻帝末官太史丞黃初中爲太史令

九當作穴

條奏魏代漢讖緯

易傳曰聖人受命而王黃龍以戊己日見七月四日戊寅黃龍見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又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又有積蟲大穴天子之宮厥咎然今蝗蟲見應之也又曰聖人以德親比天下仁恩洽普厥應麒麟以戊己日至厥應聖人受命又曰聖人清淨行中正賢人福至民從命厥應麒麟來春秋漢含孶曰漢以魏魏以徵春秋玉版讖曰代赤眉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曰漢以許昌失天下故白馬令李雲上事曰許昌氣見于當塗高當塗高者當昌于許當塗高者魏也象魏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魏當代漢今魏基昌于許漢徵絕于許乃今效見如李雲之言許昌相應也佐助期又曰漢以蒙孫亡說者以蒙孫漢二十四帝童蒙愚昏以弱亡或以雜文為蒙其孫當失天下以為漢帝非正嗣少時為董侯名不正蒙亂之荒惑其子孫以弱亡孝經中黃

讖曰、日載東絕火光、不橫、口聖聰明、四百之外、易姓而王、天下歸功致太平、居八甲、共禮樂、正萬民、嘉樂家和雜、此魏王之姓諱、著見圖讖、易運期讖曰、言居東、西有午、兩日並光、日居下、其爲主、反爲輔、五八四十、黃氣受、眞人出、言午許字、兩日昌字、漢當㠯許亡、魏當㠯許昌、今際會之期在許、是其大效也、易運期又曰、鬼在山、禾女連、王天下、臣聞帝王者五行之精、易姓之符、代興之會、㠯七百二十年爲一軌、有德者過之、至于八百、無德者不及、至四百載、是㠯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家四百數十年、漢行夏正、迄今四百二十二歲、又高祖受命、數雖起乙未、然其兆徵始于獲麟、獲麟㠯來七百餘年、天之厤數將㠯盡終、帝王之興、不常一姓、太微中黃帝坐常明、而赤帝坐常不見、㠯爲黃家興而赤家衰、凶亡之漸、自是㠯來四十餘年、又熒惑失色不明、十有餘年、建安十年、彗星先除紫微、二十三年、復埽太微、新天子氣見東南㠯來、二十三年、白

虹貫日月蝕熒惑比年己亥壬子丙午日蝕皆水滅火之象也殷
下即位初踐祚德配天地行合神明恩澤盈溢廣被四表格于上
下是以黃龍數見鳳皇仍翔麒麟皆臻白虎效仁前後獻見于郊
甸甘露醴泉奇獸神物衆瑞並出斯皆帝王受命易姓之符也昔
黃帝受命風后受河圖舜禹有天下鳳皇翔洛出書湯之王白鳥
爲符文王爲西伯赤鳥銜丹書武王伐殷白魚升舟高祖始起白
蛇爲徵巨跡瑞應皆爲聖人興觀漢前後之大災今茲之符瑞察
圖讖之期運揆河洛之所甄未若今大魏之最美也夫得歲星者
道始興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也高祖入秦五星聚
東井有漢之分野也今茲歲星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而天之瑞
應並集來臻四方歸附繈負而至兆民欣戴咸樂嘉慶春秋大傳
曰周公何以不之魯蓋以爲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受命
而王周公反政尸子以爲孔子非之以爲周公不聖不爲兆民也

京房作易傳曰、凡爲王者、惡者去之、弱者奪之、易姓改代、天命應常、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伏惟殿下、體堯舜之盛、明厯七百之禪代、當湯武之期運、値天命之移受、河洛所表、圖讖所載、昭然明白、天下學士所共見也、臣職在史官、考符察徵、圖讖效見、際會之期、謹已上聞、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自建安三年十二月戊辰、有新天子氣見于東南、到今積二十三年、建安十年、孛星出庫樓、歷犯氐房宿、北入天市、犯北斗紫微、氐爲天子宿宮路寢所止、房爲天子明堂政教之首、北斗七星、主尊輔象近臣、紫微者北極最尊、此除埽漢家之大異也、建安十八年秋、歲星鎭星熒惑、俱入太微、逆行留守帝坐百有餘日、歲星入太微、人主改姓、鎭星入太微、內有兵亂、人主已弱、三者、漢改姓易代之異也、建安十九年正月、白虹貫日、易傳曰、后妃抱國、白虹貫日、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朔己亥日蝕、建安二十三年三月孛星晨見

東方二十餘日久出西方犯歷五車東井五諸侯文昌軒轅太微
鋒炎刺帝坐𦵏者除舊布新亡惡興聖之異也建安二十四年二
月晦壬子日蝕日者陽精月爲侯王而已亥子日蝕皆水滅火之
異也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黃昏時月蝕熒惑過人定時熒惑出營
室宿羽林月爲大臣侯王之象熒惑火精漢氏之行占曰漢家以
兵亡延康元年九月二十日釗卦天子氣不見皆崩亡之異也熒
惑火精行縮日一度有餘故太史令王昱已爲漢家衰亡之極熒
惑大而赤色光不明赤而小與小星無別皆赤家衰亡之異也易
傳曰上下流通聖賢昌厥應帝德鳳皇翔爲民喜樂無咎殃易傳
又曰聖人受命厥應鳳皇下天子虖易傳又曰黃龍見天災將至
天子絀聖人出黃龍已戊己日見五色文章皆具聖人得天受命
黃龍已戊寅見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易傳又曰聖人
清靜行中正賢人至民從命厥應麒麟來春秋玉版讖曰代赤者

魏公子春秋佐助期曰漢以許昌失天下故白馬令李雲上事言許昌氣見當塗高已萌欲使漢家防絶萌牙今漢都許日以微弱當居許昌以失天下當塗高者魏也魏者象魏兩闕之名當道而高大者也魏當代漢如李雲之言也春秋佐助期又曰漢以蒙孫亡說者以蒙孫直漢二十四帝童蒙愚惑以弱亡漢帝少時名爲董侯名不正蒙亂荒惑其子孫以弱亡也孝經中黃讖曰日載東絶火光不横一聖明聰四百之外易姓而王天下歸功致太平此魏王之姓諱著見圖讖也易運期曰言居東西有午兩日並光日居下其爲主及爲輔五八四十黃氣受眞人出言午許字兩日昌字漢當以許亡魏當以許昌今際會之期在許是其大效也易運期又曰鬼在山禾女連王天下宋書符瑞志上　案此與魏志注所載小同而大異

厤議

劉洪月行術用以來且四十餘年已復覺失一辰有奇晉書律厤志中

曰當作月

徐岳

岳爵里未詳

厤議

劉洪曰厤後天潛精內思二十餘載參校漢家太初三統四分厤術課弦望于兩儀郭間而月行九歲一終謂之九道九章百七十一歲九道小終九九八十一章五百六十七分而九終進退牛前四度五分學者務追合四分但減一道六十三分分不下通是曰疏闊皆由斗分多故也課弦望當曰昏明度日所在則知加時先後之意不宜用兩儀郭間洪加太初元十二紀減十斗下分元起己丑又爲月行遲疾交會及黃道去極度五星術理實粹密信可長行今韓翊所造皆用洪法小益斗下分所錯無幾翊所增減致亦留思然十術新立猶未就悉至于日蝕有不盡效效厤之要要在日蝕熹平之際時洪爲郎欲改四分先上驗日蝕日蝕在晏加

時在辰蝕從下上三分侵二事御之後如洪言海內識眞莫不聞見劉歆已來未有洪比夫以黃初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戊辰加時未日蝕乾象術加時申半强于消息就加未黃初以爲加辛强乾象後天一辰半强爲近黃初二辰半爲遠消息與天近晉書律厤志中

孫欽

欽建安末爲博士祭酒

追崇始祖議

按春秋之義五等諸侯卒葬皆稱公乃與王者之後宋公同號然臣子褒崇其君父以此言之中常侍大長秋特進君侯誕育大皇篤生武王奄有四方其功德之號莫過大王今迎神主宜乘王車又宜先遣使者上謚號爲大王通典七十二文帝即王位孫欽等議

告瑞祀天以地配議

周禮祀天南郊無地配之文大魏受禪因漢祀天以地配此謂正

月南郊常祀也、今告靈瑞、不須以地配、通典五十五引尚書奏孫欽議

厤議

史遷造太初、其後劉歆以為疏、復為三統、章和中、改為四分、以儀天度考合符應、時有差跌、日蝕覺過半日、至熹平中、劉洪改為乾象、推天七曜之符、與天地合其序、晉書律厤志中

王傑

傑爵里未詳。

阮元瑜誄

既登宰執、充我祕府、允司文章、爰及軍旅、庶績惟殷、簡書如雨、强力敏成、事至則舉、

劉輔

輔爵里未詳。

論賜謚啟

古者存有號則殁有謚必敘行跡論功業而爲之制漢不修古禮大臣有寵乃賜之謚今國家因用未革臣以爲今諸侯薨于位者可有謚主者宜作得謚者秩品之限（通典一百四魏劉輔等啟論賜謚）

王觀

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曹公召爲丞相文學掾歷高唐陽泉鄼任四縣令文帝受禪爲尚書郎廷尉監出爲南陽涿郡太守明帝時爲治書侍御史太尉司馬懿請爲從事中郎遷尚書齊王時出爲河南尹徙少府又徙太僕行中領軍封關内侯復爲尚書加駙馬都尉高貴鄉公時封中鄉亭侯加光祿大夫轉右僕射陳留王即位進封陽鄉侯遷司空卒謚曰肅侯

下涿郡敎

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爲劇邪（魏志王觀傳）

遣令

藏足容棺不設明器不封不樹（魏志王觀傳）

王昶

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建安末爲太子文學遷中庶子文帝受禪徙散騎侍郎爲洛陽典農遷兗州刺史太和初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內侯正始中封武觀亭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荊豫諸軍事遷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侯王元中進位驃騎將軍遷司空甘露四年卒謚曰穆侯有集五卷

謝榮表

復假臣榮光榮照赫非臣怯弱所當可受（御覽六百八十一）

攷課疏（嘉平元年）

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于任賢略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魏志王昶傳）

考課事

卿攷課、一曰掌建邦國、以攷制治。二曰九卿時敘、以攷事典。三曰經綸國體、以攷奏議。四曰共厲衆職、以攷總攝。五曰明愼用刑、以攷留獄。書鈔五十三

尚書侍中攷課、一曰掌建六材、以考官人。二曰綜理萬機、以攷庶績。三曰進視惟允、以攷讜言。四曰出納王命、以攷典政。五曰罰法以攷興行。御覽二百十二

陳治略五事 嘉平元年

其一欲崇道篤學、抑絕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脩庠序。其二欲用攷試。攷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于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祿、勵以廉恥、不使與百姓爭利。其五欲絕侈靡、務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敘、儲穀畜帛、反民于樸。魏志王昶傳

奏吳蜀事狀 嘉平二年

孫權流放亘臣，適庶分爭，可乘釁而制吳蜀，白帝夷陵之閒，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魏志王昶傳

白晉文王牋

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為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為此公婆娑之事。晉書王逊傳逊上書乞骸骨曰昔臣曾祖父魏司空白牋于文皇帝云云

檄吳將校部曲

釋無前之矢，實映日之甲。書鈔

羽騎迅逝，步卒星陳，鳴震山之鼓，張蔽天之旌。書鈔一百二十一

家誡

夫人為子之道，莫大于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陥于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

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于內名著于外者矣人若不篤于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偽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沖虛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杅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至

武子擊之折其委笄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為戮于晉王叔負罪于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于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于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于彼妄則無害于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己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脩己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

人近循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偽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爲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慝驅動後生雖刑于鈇鉞大爲炯戒然所汙染固已衆矣可不慎與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飢于首陽安赴火于緜山雖可以激貪厲俗然聖人不可爲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爲名守慎爲稱孝悌于閨門務學于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

任昭先淸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洿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尙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世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魏志王昶傳又略見御覽六百九十四

夫立功者有二難功就而身不退一難也退而不靜務伐其功二難也且懷祿之士耽寵之臣苟患失之何所不至若樂毅帥弱燕之衆束破強齊收七十餘城其功盛矣知難而退保身全名張良杖劍建策光濟大漢辭三萬戶封學養性之道棄人間之事卒無咎悔何二賢綽綽有餘裕哉治家亦有患焉積而不能散則有鄙吝之累積而好奢則有驕上之罪大者破家小者辱身此二患也藝文類聚三十三

弈字伯益。魏志郭嘉傳注

三戲論

禮記有投壺之宴，論語稱博弈之賢，茲三戲者，君子未事，不足為也。樗蒲彈碁，既不益人，又國有禁，皆不得為也。吾見坐圍碁而死，近事非遠。昔晉侯已投壺喪，宋公好博弈亡，豈不哀哉。諸戲中，唯有射者，男子之事，在于六藝。若欲戲，惟得射而已，其餘不得為也。

御覽七百四十六引王昶集

王濬

濬，昶從兄子。

與從叔征南將軍昶書

亡母少修婦道，事慈姑二十餘年，不幸久寢篤疾，會東郡君初到官，而李夫人亡。是時亡母所苦困劇，不任臨喪。東郡君自痛遠不得嘗藥，而婦宜親侍疾，而不得臨終，手書責遣，藏病大歸，遂至殞

亡東郡君後深悼恨之慈妣存無過行沒荷出名春秋之義原心定罪乞迎亡母神柩改葬墓田上當先姑慈愛之恩次釋先君既往之恨下謝亡靈無負之恥通典一百二

鹿攸　韓蓋

攸蓋建安末博士攸一作優

奏議臨菑侯求祭先王

禮公子不得稱先君公子之子不得祖諸侯謂不得廟而祭之也禮又曰庶子不得祭宗廟御覽五百二十六

郝昭

昭字伯道太原人建安末爲雜號將軍鎮守河西太和中已拒諸葛亮功賜爵列侯

遺令戒子凱

吾爲將知將不可爲也吾數發冢取其木已爲攻戰具又知厚葬

無益于死者也汝必斂以時服且人生有處所死復何在邪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魏志明帝紀注引魏略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南海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三十六終